



令人感动的一本书
心が揺れた一冊

小松左京+谷甲州著 豫阳译

日本沉没Ⅲ

SINKING OF JAPAN

青島出版社



小松左京+谷甲州著 豫阳译

日本沉没II

SINKING OF JAPAN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沉没Ⅱ/(日)小松左京,(日)谷甲州著;豫阳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436-4634-6

I. 日... II. ①小... ②谷... ③豫...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5929 号

© 2006 by KOMATSU Sakyō / TANI Kōshū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SHOGAKUKAN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由青岛出版社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和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签订翻译出版
合约出版发行。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5—2007—087 号

- 书 名 日本沉没Ⅱ
著 者 (日)小松左京+谷甲州
译 者 豫 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郭东明 杨成舜 E-mail: yesjy@163.com
封面设计 大象无形·尹帅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20mm×1020mm)
印 张 18.5
字 数 350 千
印 数 1—7000
书 号 ISBN 978-7-5436-4634-6
定 价 29.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目 录

序 章	
祭奠苍龙	(1)
第一章	
祭奠仪式	(15)
第二章	
彷徨的日本人	(49)
第三章	
日本海	(83)
第四章	
难民群体	(117)
第五章	
地球模拟系统	(149)
第六章	
冰冻的山河	(167)
第七章	
流冰之海	(203)
第八章	
政 变	(233)
末 章	
龙之腾	(267)
后 记	(287)

序 章 祭奠苍龙

不知不觉之间,黑色的阴霾已从呈现于眼前的波涛上退去。

此前深重的群青之上,开始夹杂别的颜色,那是一种具有透明感的水色,犹如映衬着苍天的蓝色一般。也许是心情的关系,海上的起伏似乎也多少有所减缓。这里已是禁航海域的内部。周围虽不见岛影,但水的深度显然很浅。

摩西·雅俊·渡准尉异常警惕地看着驾驶席前方的多功能显示装置,他们搭乘的侦察直升机飞行正常。脱离母舰的进出距离,已经达到近二百海里,换言之,如果没有“异变”(日本列岛沉没),这一带应当是陆地。

也许还会留下一些暗礁之类的东西吧?想到这里,他放眼朝前方的水平线望去。然而,航向前方右边刚刚出现一层薄云——不是积雨云那种直上高空的薄云——薄云左右宽大,简直覆盖着水平线。唯独那里海空界限模糊不清。

这是一层令人放心不下的薄云。渡准尉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云朵的形状,从情况判断,不能认为那是带有火山喷发性质的烟云,来自卫星的照片看不出这种征候。倒是近乎烟霏或者海雾,很可能是局部海水温度升高发出的水蒸气。

不过,他弄不懂海水温度上升的缘由。有可能是地壳变动的前兆,也可能只是受到了海流的影响。渡准尉做了如此一番思索,却马上又改变了念头。此事并非应由机组人员判断,那是专家们的工作。眼下只有专心致志地做好记录。

“云层正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扩展开来……那个地方本来是没有岛屿的嘛。”机长席上的神代三佐说。他似乎以为突出于洋面的陆地有可能引发云层,但是在起飞前的背景介绍当中,并没有提到类似陆地的存在。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三佐向后排的报务员发了话:“水上监视雷达反应如何?”

对于禁航海域,“异变”之后从来不曾实施过正式调查,不用说海图的配备,就是基本的测量作业都没有启动过。了解其现在状况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观测卫星进行遥测。然而,卫星所把握的,只能是个大致的地形。遇到小规模暗礁或浅滩,可以说它也是一筹莫展。而且,现在“异变”尚未结束,眼下还不是可以配备海图的状态,因此在禁航海域之内,还有可能出现以前所没有的陆地。要确认这一点,只有依靠高空目视观测,或者根据水上监视雷达的反应进行推断。

报务员现出一种稍许有些茫然的神色。“看不出岛屿之类的东西……”他那缺乏自信的语气令人不安。神代三佐向后扫了一眼,用惊讶的神情盯视报务员。转瞬之间,全体乘员的视线全都集中在了报务员身上。报务员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继续报告:“刚才出现了几次微弱的反应。在可能探测的范围之内,好像有着某种东西,位

置为右舷三十度——”他这一句话，立刻使机内的空气紧张起来。神代三佐不声不响地把视线投向远方的云层，所谓“某种东西”似乎就在那个扩大了了的云团之下。也许是心情的关系，云层的密度似乎比刚才有所增大。短暂的沉默之后，三佐发出了警告：“即将改变航向。接近目标，进行确认。”说话之间，他已经解除自动操纵装置。直升机引擎的声响突然提高，倾斜着机体的直升机大角度盘旋而去。

渡准尉看了一下油量表，这架专供海上飞行的直升机，续航里程比普通机型要远，尽管如此，离开母舰二百海里，已经接近极限。预计中的折返点就在眼前。长时间绕道飞行，将会导致返回母舰的困难。

然而，人们在神代三佐的驾驶当中感觉不到犹豫。他在报务员的指示下，不断为直升机增速，结果立刻出来了。没隔多少时间，报务员就大喊起来：“捕捉到了，不是岛屿，好像是一艘大型船舶。正在定点漂泊，或者是在低速航行——”

“船？那么……”神代三佐用诧异的声音说。不过，在这一点上，渡准尉的想法也是一样。这一带从被指定为禁航海域以来，是禁止普通船只航行的。这一次是作为特例而允许直升机飞行的，其实连学术调查都早已冻结。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估计到存在危险。尽管禁航海域内部至今仍断断续续地发生地壳变动，但是原因并非这么简单。海域内部存在微妙而复杂的问题，诸如领土归属以及资源开发等等。设定禁航海域，就是要以这种形式将上述问题全部搁置起来。

——究竟是什么东西进入这个海域了呢？渡准尉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如针刺刀绞一般。准尉自身虽然具有日本与以色列的双重国籍，但是在感情上还是日本人意识强烈些。幼年时代从母亲那里多次聆听的往事，也许已经同准尉自身的记忆融为一体。进行记忆幻想的时候，他能在心中浮现出从未见过的日本风景。

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度，母亲说。满山遍野都有树木覆盖，村庄里开着四季各异的鲜花。绿色环抱着的大地一片生机，清冽的河川水流不断。这对于在国土大半为沙漠的国度度过少年时代的准尉来说，简直就是梦境一般的风景。正因为如此，他对另一个祖国的爱恋非常强烈，尽管它的国土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事实并没有改变，眼前的大海便是一处堪称其象征的所在，这里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墓地，也是祖先灵魂的长眠之地。

一艘来路不明的船舶，正在这块堪称圣地的海域行动，它事先没有通报便进入了这块作为当事者的日本人都限制进入的海域。不仅渡准尉，换作别人也是不会冷静的。想到这里，他瞟了一眼神代三佐的侧影。然而，三佐的表情严肃，看不透他的内心。直升机照样吼叫着继续飞行。随着飞机前行，海的颜色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一带海域水深似乎很浅，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从高空辨认出海底的地形。在正上方照射进去的阳光之下，海底的沙地浮现出一片白色，水深最浅的地方也许不足三十米。

——难道是……海底发生隆起？准尉半怀期待地俯视着海面。自“异变”以来已经过去二十五年，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具体情况一无所知。特定情况下，业已沉入海底的大陆也可能重新现身。然而，准尉知道不能乱说。除准尉之外，直升机乘员全都是“异变”以前出生的日本人。尤其是神代三佐，当时他应当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对于“异变”以及接踵而来的混乱，他的记忆应当是栩栩如生的。这不是一个年轻一代的准尉可以轻易夸口的话题。

渡准尉默默地注视着 GPS 的反应。飞行线路确实是自动记录着，但是没有留下海底情况的数据。如果可能，应当采用其他方法记录现在位置。

“准备录像设备，准尉。尽量降低高度，拍摄海上情况。”神代三佐就像看透了准尉的心思一样下达了命令。渡准尉动作敏捷地取出录像器材，将其安装在机内横梁并固定好取景角度，联动时刻显示之后便开始拍摄。

这期间，直升机还在进一步降低高度。三佐不动声色地继续说：“给‘鞍马’号拍发电报。报告发现目标。”

坐在后排的通信兵立刻回答明白。三佐则自言自语地补充一句：“现在看来，已经用不着再拿深海探测系统，使用普通拖航式相机就完全可以拍摄了。”

渡准尉默不做声地继续拍摄。刚才窥视到的海底，已经消失在波涛之下，既然如此，那里也许并不是一片大规模的浅滩。莫非是从高空辨认出了局部隆起的海底地形？如果是那样，他觉得再拍摄已经没有意义。为了寻求判断，准尉把目光投向了神代三佐。就在那一瞬间，有个东西从他视野的一端掠过，在航向前方的海面之下，似乎有一个发白的物体通过一处水深极浅的地方。顿时，渡准尉从驾驶席上探起身来。然而，物体已从视野中消失，它已进入高速飞行的机体下方，从驾驶席上无法辨认。他担心地确认一下三佐的反应，只见三佐目不斜视，眼睛一直朝向前方。由于这个原因，他失去了报告刚才情况的机会。总而言之，用不着再返回去确认，眼睛看见物体只是一瞬之间，从情况来看也不能认为是辨认到了海底地物。

有一段时间确实辨认出了海底的浅滩，但附近的海水转眼已经变得很深。黑黝黝的海面一望无际，简直就像要吞没阳光一样。很难设想是太阳的光线照射到了突出海底的暗礁，相反，倒很可能是自己误认成海面的漫反射。莫非是透过云层射来的阳光致使波涛变白了？也许真是如此，自己从高速飞行的直升机上看到这种情况并将其误认为海中地物。

不管怎么说，直升机的燃料已经不算宽裕。如今再绕道飞行的话，在确认到可疑船只之前，就将超过返航的临界点。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准尉重新开始监视前方。从时间上来讲，可疑船只应当进入视野了，也就在这时，神代三佐喊了起来：“航向前方稍偏右舷两公里处，发现目标。”说完，三佐便驾驶直升机开始盘旋。渡准尉顿时紧

张起来,心想真是可疑船只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过是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有个黑影,稍稍突出海面而已。

从现场情况来看,不能认为是船舶。一来太小,二来形状也不像。神代三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以干瘪的声音继续道:“GPS 确认。即将从其飞过,准尉担当监视。”

渡准尉简短地回答明白。黑影快速接近过来。然而,可以辨认的时间短暂,黑影瞬间便消失在波浪之中,如同被波涛吞没沉入海面下方一般。当然位置还是留在了他的记忆当中。盯住同一位置,它很快还会现身。

准尉的预测是正确的。几秒钟之后,黑影再次出现在波谷之中,位置没有变化,不过现形时间短暂。一会儿迫在眼前的黑影进入了机体下方,准尉抓紧时机作了报告:“刚刚通过目标上空……”渡准尉一边报告情况,一边操纵着机器。GPS 的指示瞬间停止,记录了黑影的位置。准尉强忍兴奋地问道:“折返吗?”

从情况判断,刚才的黑影不可能是漂流物,它一直停在同一位置与蜂拥而至的波涛顽强对抗,黑影消失的数秒钟也没有移动的迹象。如此看来,这也许是出现了新的暗礁。

2

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一般。

据以往的观测,没有发现禁航海域存在浅滩或暗礁。尽管它仅仅隐藏在波浪之中,但是发现暗礁本身意义非同寻常。如果可能,应当再次接近,进行详细调查。准尉思索着,而三佐的回答却很冷淡。他一边将航向掉转过来一边说:“没有那个时间了。而且……高空观测精度有限。后续工作只有拜托‘瑞宝’号了。”

渡准尉无言以对。三佐所说极是。事关重大之时,自己似乎有失冷静。这时,神代三佐叫了一声报务员:“离那艘船还有多少距离?”

“如果维持现在的速度和距离,再有五分钟就会到达其上空——”说到这里,报务员突然含糊其词起来。按巡航速度计算,如果有五分钟的距离,那么船只早该出现在水平线上了,然而,航行前方的视野一直被云层笼罩着。虽然只是一层薄雾,但由于云深相对较低,因而辨认起来很困难。如果条件不好,甚至船有可能在发现之前便一掠而过。

“船的移动速度如何?”神代三佐问道。雷达发现船影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从船的方位和距离来讲,已经可以把握其大致船速。可是,报务员却露出了一副有些张口结舌的神色:“那船……刚才一直没有怎么移动。即使正在航行,顶多也就移动几节的

距离。”

渡准尉低头沉思起来。实在不可思议，他不明白船用那么低的速度远洋航行的理由。正当他迷惑不解的时候，神代三佐向后排的通信兵发了话：

“侦察到电波没有？除正常频率之外，有无求救信号之类——”因为感到意外，渡准尉把视线移向了三佐。根据情况判断，他一直以为那是一艘可疑船只，但现在看来那也许是一艘因机械故障正在漂流的船。至少，三佐正在思考这种可能性。

然而，通信兵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他漠然地答道：“现在没有任何信号，雷达波和无线通信波也都没有反应。不过，我们发现船影之后不久，侦探到了相当强烈的电波，一种时间极其短暂的异常通信波。”

“是密码吗？”神代三佐叮嘱地问道。

还没等通信兵回答，报务员就叫了起来：“对空雷达反应！一架飞机正快速向我接近。”这句话使神代三佐的表情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皱着眉头眼神坚毅地注视着航向前方。报务员马上报出了标的高度和距离。准确无误。所侦察的飞机正在照直向我接近，而且飞机没有启动雷达应答系统。换句话说，不可能是民用飞机。况且，这一带海域是排除在普通航线之外的。

“可恨的家伙……觉察到我们在接近就叫来了飞机。”神代三佐压低嗓音说。渡准尉倒吸了一口凉气，根据情况判断，尚未得到确认的飞机，似乎就是从沿海国家陆上基地起飞的军用飞机，不言而喻，全副武装的可能性极高，而他们自己的直升机却完全没有武装。因为没有估计到这种事态，所以连自卫火器都没有搭载。他们原本打算专心进行海域内部调查，因而优先搭载的是燃料和机器。虽然很难设想马上就会发生战斗，但是以武力为背景的高压之感实在不能视而不见。

而神代三佐对此却不动声色。他用不慌不忙的声音告诉全体成员：“飞来的大概是大型侦察机。从速度上看，不可能是战斗轰炸机，所以，大家用不着担心。它顶多也就是占据我方航线，阻碍我们飞行罢了。我认为，他们不会采取不宣而战的鲁莽行动。”

“侦察机……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报务员用惊异的声音问道。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疑问。如果三佐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刚才侦察机就应当是一直滞留在空中，假如接到可疑船只通报之后起飞，就不会如此快速地赶到这里。

神代三佐的回答是冷淡的，他以一种不耐烦的声音说：“不知道……它同可疑船只的行动确实是相互关联，但是眼下还难以作出具体判断。总而言之，只有拍摄下船影，带回去再说。所以，大家要密切监视，反正已经没有任何余地监视到可疑船只的上空。拍摄结束之后立即返航。大概在侦察机接近过来之前就会发现船影，大家不要着急，时间还很充裕——”

“雷达反应消失。水上和对空全都无效。”突然,报务员喊了起来。

渡准尉和神代三佐都回头看了看后排坐席。三佐用责备的声音问道:“怎么回事!这个节骨眼儿发生故障啦?”

“不是……机器正常。大概是电子干扰——”渡准尉叹了一口气,一种无能为力之感涌上了心头。恐怕飞过来的是特供电子战使用的专用机种,也许不仅能对雷达进行干扰,而且具有干扰通信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它甚至有可能迫使 GPS 无效,导致自己一方无法返回母舰。

而搭载在直升机上的雷达,并未组装对付干扰的频率转换系统——这是超乎需要的攻击性兵器,一般为限量拥有。

难道只有就此返航吗?——渡准尉想。他不甘心地放眼望着远处的海面,唯独那里的云层稍有中断,视野比较开阔。准尉皱起了眉头,原来,云层断开的海面上,有一缕类似航迹的东西时隐时现。准尉顿时喊出声来:“航迹辨认。位置,航向前方稍偏右,云层间隙。”他如是说的时候,流动的云层掩盖了航迹。似乎由于这个原因,神代三佐未能辨认出来。隔了一瞬间,三佐说:“看我的好啦!准尉不要脱离目标位置。高空导航。”神代三佐的行动很快,话还没有说完,就开始盘旋机体。极力颤动机首的直升机,照直冲向辨认航迹的位置,根本不需要导航。转眼之间,云层缝隙大了起来。

“看见啦!那个。”还没飞行多少时间,神代三佐便报告说。接着,渡准尉也觉察到了船的存在。那艘船拖着又长又大的航迹,正在缓慢航行。那是一艘涂成灰色的船只,仅从高空观察,没有搭载兵器的迹象;船体后部备有大型起重机,却并不像是货船。具体不太清楚,也许是一艘测量船或者海洋调查船。

渡准尉一边给船只摄影一边歪头沉思。实在奇怪,速度跟航迹的长度不相匹配。尽管从高空难以判断清楚,不过船的速度应该不到五节,而船体后方却留有一条船只高速行驶一般的航迹。

——难道是在拖着什么构件航行吗?这是一种直感。难道不是一种比船体还长的物体留下了类似高速航行的航迹吗?他这样思考着,但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详细观察,由于云层的流动,船影变得难以捕捉。船只悠然自得地继续航行,完全无视直升机的存在。而且,在直升机从其上空通过的同时,船影便从视野中消失了。

看到这种情况,神代三佐便说:“任务结束,返航!”这是一种愤然绝情的语气。接着,直升机便转变方向,踏上了返回母舰的航程。然而,电子干扰却一直没有中断。

3

祭奠仪式开始的前一天,大会日程突然发生了变化。

规划中的彩排活动延期,相关的准备工作也都一律取消,然而却没有作出新的规划。也许是出了什么差错,没有传来具体消息,只是宣布日后的安排另行通知,先请大家待命。

对仅为普通参加者的渡樱来说,这实在是个困惑不解的事态。她平生第一次出席这种仪式,所以不太了解情况。同样预计出席仪式的母亲还没来到“敷岛”号舰上。渡樱独自先行乘舰而来,但祭奠仪式似乎要延期。航行预案必然也会改变,所以下舰时间很可能拖后。最糟糕的是可能延误预约的飞机以致休假结束之前不能返回大学。

她走进乘客专用餐厅,打算先收集一些信息,反正没有其他事情可干。而且,由于原来预定彩排活动中午开始,应当有很多乘客没有吃中餐,虽过了用餐时间,餐厅应当还会有人。但与预料相反的是餐厅里冷冷清清。或许由于乘客年岁较大,现在都在客房休息。像渡樱这样年轻的女性更是少得可怜。而且,今天舰船颠簸得很厉害,看不出海浪滔天的迹象,却感到摇晃的周期很长,或许舰船的构造有问题。它的内装修和居住性能,会让人联想起客船,不过听说当初是按照军舰用途建造的。

总而言之,对于不适应乘船旅行的乘客来说,基本上是要控制饮食的。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厨房里没有一个人影。恐怕是因为彩排活动时间确定不下来,所以无法准备午餐吧。不过,通过自助服务可以吃到便餐。稍作犹豫之后,她决定简单吃个午餐。然而,并没有多少食欲。她决定先找些饮料,便打开了乘客专用冰箱。在果汁包装袋中,放着几碟切开的水果,大概是在最后靠港马尼拉时装运上来的。她拿起其中一碟水果和一瓶矿泉水,然后关上冰箱。她端着盛有果碟的托盘,从餐桌与餐桌之间穿过,若无其事地放眼四望,依然不见一个熟人。她还是碍于向陌生乘客提出同桌而坐的请求,把托盘放在了一张空桌上。 “敷岛”号的餐厅很大,整个备有近二百个席位。乘客的人数并不太多,所以只要不特别拥挤,一般用不着与他人同桌而坐。随后她伸手去拿矿泉水瓶,就在这时有人跟她搭讪:“对不起……这不是渡先生的小姐吗?我记得是叫渡樱——”

渡樱蓦地警觉起来。然后,她缓慢地把脸转向声音传出的方向。原来是邻座的一位老绅士,他整齐地穿着一套朴素却制作精良的西装,面前桌上只放着一个装有咖啡的纸杯。

一般情况之下,她对是否协调非常在意,而老绅士这纸杯和西装的搭配却出奇地般配。渡樱开始追寻记忆,她不无礼貌地直视一眼老绅士的面容,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出于无奈,渡樱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渡花枝是我的母亲……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同您见面的情况——”她打算委婉地表露出对绅士的警觉之感。一般情况下,她都说自己姓渡,但户籍上的姓氏却是吉村。渡是母亲的姓,而且只是一个

旧时的姓,母亲的姓跟她国籍的数目一样多。

然而,她这样一说,老绅士马上破颜一笑。“那我失礼了。太那个……你很像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所以……忘了告诉你,我是邦枝。不,你不记得也无可非议。我们只是在你幼年时代见过面,而且仅仅一次而已。”

——这个人跟妈妈是什么关系呢?她极其自然地联想起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渡樱的幼年时代,那么就是距今十七八年以前,当时父母已经分居。其实,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极短,渡樱本身也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她懂事的时候,是跟母亲和哥哥共同生活的。另一方面,取代父亲的男人却有几个,他们每到假日就来跟年幼的渡樱和哥哥雅俊一起玩耍,虽然人种和国籍多种多样,但他们都相当和蔼可亲,跟母亲谈得也都挺热烈。因此,母亲第三次怀孕的时候,渡樱也不曾感到惊奇,毕竟父亲并不特定。对于兄妹几个来说,母亲虽然只有一人,但是有几个孩子就可以有几个父亲。事实上,母亲后来也反复怀孕和生育过几次,每次都增加新的国籍和新的姓。自称邦枝的老绅士是否也是其中的一位男性?很可能只是渡樱没有记忆,而实际上他跟母亲曾经有过超出朋友的关系。最初她曾这样想过。可谈到母亲的时候,邦枝并没有传递出多高的热情。该不会仅仅是因为想起过去才跟渡樱搭讪吧?她对这一点很是在意,但又不便直接对本人发问。渡樱无法回答,陷入沉默。邦枝也找不到接下去的话头,谈话中途停止。也许他从渡樱的表情上读懂了她的内心。

二人的沉默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舰体又颠簸了一阵。邦枝用手接着纸杯说:“摇晃得很厉害呀……这一带海域的风浪原本并不太大。”

渡樱心里一惊。看来,邦枝相当了解情况。虽然最近间隔时间较长,但是听说类似的仪式以前也举行过几次,特别是“异变”爆发后,还举行过只有有关人员参加的非正式纪念活动。邦枝大概参与了当时的祭奠仪式,是不是也会知道彩排活动延期的内幕?想到这里,渡樱若无其事地开始试探:“那么……邦枝先生以前也乘过这艘舰吗?”她抱着确认事实的目的询问起来。

邦枝反应很快,语气怀旧地接着说:“年轻人都不知道,这艘舰船本来并不是作为指挥联络舰‘敷岛’号开工建造的,实际上,它是作为破冰船‘白濑’号建造的。尽管海上风浪不大,它却颠簸得很厉害,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从构造上来讲,难以将防止摇晃的装置组装进去。而且,听说竣工前连续进行突击作业,许多功能都被省略了。”

“这么说……那是在‘异变’爆发前建造的吗?”渡樱下意识地探起了身子。如果邦枝说的属实,那么这艘舰艇应当是在日本建造的。这也是规划末期逃脱计划之一。

不出渡樱所料,听到渡樱的话后,邦枝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犹如少年一般,目光炯炯地继续说:“确实如此。不过,按当时的预计,下水时期应在‘异变’之后。也就是

说,如果正常施工的话,船体完成之前整个日本就将失陷。于是,让该舰提前下水,突击完成装配作业。一旦进入居民逃脱阶段,需要很多船只,哪怕多一艘也好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实在是胡来。从各地的造船厂抽调技术能手,一直干到几乎病倒为止,竟然没有发生大的事故,真是不可思议。初期阶段,规划本身的存在是按绝密处理的,所以相关机构的沟通也颇费一番心思。不知内情的劳动标准监督署,甚至声言要进行介入调查——”

说到这里,邦枝的话停了下来。他苦笑一下,一直看着渡樱,随后又稍带顾忌地接着说:“啊,我已经把它跟老人的往事扯在一起了,年轻人听起来会感到无聊的。”

“不是……没有的事。您讲的事情很有意思。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找个时间,请您再给我好好讲讲详情。”这并不是谎话。有关“异变”,留下了各种形式的记录,从经历者的手迹到官方记录,形式实在数不胜数。但是,至今为止,渡樱从未亲身聆听过规划中枢人物的真言,说不定这也和外交文件一样,其中有着不便公开的部分。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公开发表的记录,渡樱感到都不够满意。她自认为自己已经通读过所有评价较高的记录,但却觉得没有写出关键内容。这也许是因为灾情过于严重,至今尚未掌握“异变”的整体情况。——她带着某种急切的心情这样想。正因为如此,邦枝的经验之谈使渡樱感到非常新鲜。她产生了一种更加珍视谈话的强烈情绪。假如仅以邦枝自己所谓“老人往事”的形式结束,那也太可惜了。作为至今依然生存在世界各地的日本人的共同财富,他难道不应该继续说下去吗?渡樱甚至觉得否则他便有失日本人的身份。

“不过……我还没有见到你的母亲,她这一回来不了吗?”邦枝询问。渡樱迅速答道:“不,最晚明天上午也会到达。本来准备跟我一起乘船过来,但因日程调整不开,决定中途前来参加。不过……直升机能否准时起飞还没有保障,如果发生预想不到的情况,也可能停飞。关于这件事,邦枝先生没有什么了解吗?原定计划好像变化很大,但具体情况不明——”她这是想暗中了解彩排活动延期的内情,而邦枝听到这里,马上露出了笑容。

“如果是那样,那没问题,你母亲还赶得上,大概会跟中田君乘坐同一架直升机,因为只有这一班飞机将在祭奠仪式开始之前来,换句话说,就是直升机的飞行已有保障。中田君是个喜欢一线指挥的人,他会提前赶过来的。”

渡樱歪头思索片刻。她不知道邦枝提到的中田究竟是何许人,至少渡樱熟人当中没有类似人物。随后的一瞬间,她马上理解了谈话的含义。邦枝所说的“中田君”不会就是中田首相吧?也就是说,母亲将同日本政府的总理大臣乘坐同一架航班前来“敷岛”号。

邦枝的说法是准确无误的。

母亲花枝当日到达。飞来的不是“敷岛”号固有的舰载机，而是一架飞行速度更快、专门用于人员输送的政府专机。中田首相出席祭奠仪式是事先决定了的，现在等于比原计划提前进入现场。花枝也顺便搭乘了该架直升机。对渡樱来说，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意外。虽然知道母亲将乘直升机来到舰上，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如此特别。她原以为，母亲只是没有时间，无法享受乘船旅行的乐趣，这才选择飞机的，然而她现在似乎受到了准政府要员的待遇。

不过，如果冷静思考，完全可以想像出来。祭奠仪式实施海域远离陆地，虽然不比堪称空白地带的禁航海域，但是附近也不存在有人居住的岛屿。

在这样的海域里，要把直升机降落在行动中的舰船之上，必须圆满完成近千公里的海上飞行，与乘船相比，不仅成本极高，而且需要完备的支援态势。对于一般乘客来讲，这是难以选择的选项。

当事者花枝没有感到特别振奋。到达之后，她马上步入餐厅，同其他乘客温文尔雅地进行寒暄。她跟大部分乘客似乎都有一面之交，每当有人搭讪她便报以微笑。从这种情况来看，实在难以想像她是乘坐政府专机到达的重要人物，简直就像一直享受着乘船旅行的乐趣一般，早已融入到了乘客之中。

渡樱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母亲的另一个侧面，而花枝对待渡樱的态度与以往毫无二致，脸上没有一丝给予特殊待遇的表情，往常那种说话谨慎的语调依然毫无改变。她闭口不谈自身的近况，一直询问与自己两地分居的渡樱的生活和学业情况。即使渡樱讲到遇见邦枝的事，她也是暧昧地一笑，不想多说。

从渡樱来讲，她是想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异变”前后的情况，但是事态的变化已经不允许她再这样做。由于中田首相和其他要员的光临，一度停滞的计划突然启动。在推迟数小时之后举行了彩排活动，预计次日举行的仪式日程也已确定下来。

在客舱待命的乘客们大都参加了彩排活动，然而，以中田首相为首的政府要员无一露面。这似乎就是邦枝所说的所谓“一线指挥”，渡樱这个局外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邦枝恐怕也是政府相关人员，他没有前来参加彩排活动。不过，从年龄来看，不像是现役官僚，大概相当于中田首相私人顾问的地位。如果可能，渡樱想见面了解一下情况，但是他甚至没有现身于晚饭餐厅。

彩排活动超时过多，乘客餐厅一片混乱。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对事情有所觉察，都

压低声音谈论着什么，断断续续有诸如“‘瑞凤’号在禁航海域……”、“由于中田先生的英明决断……”之类的声音传过来。

渡樱侧耳倾听着。那是旁边桌上的客人们，他们说“发现的好像是‘鞍马’号的舰载直升机”。在渡樱看来，这是一番令人在意的会话。“鞍马”号和“瑞凤”号一样，都是日本政府拥有的舰船，而且哥哥雅俊就作为舰载直升机的乘员搭乘在上面。

但是，她竟然不知道近期“鞍马”号就在附近海域行动。根据旁边桌上客人们的说法，该舰出动好像也是为了参加祭奠仪式。大概刚才谈话中出现的“瑞凤”号也是同样目的的舰船。她虽然推测到了如此程度，但是并不了解具体内情。禁航海域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这么多舰船参加祭奠仪式原因究竟何在呢？

的确，今年正值“异变”二十五周年，世界各地将同时举行众多的纪念仪式。日本舰船接近“异变”现场的禁航海域，事情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海上实施祭奠仪式的宗旨来讲，居住设施完善的客船不是更加适用吗？战斗舰艇“鞍马”号和不明用途的“瑞凤”号竟然要参加祭奠仪式，不知其意义何在。包租大型客船取代“敷岛”号的话，不就能有更多的普通参加者列席了吗？

渡樱想知道这其中的秘密，一直侧耳倾听着。然而，渡樱的行为不得不马上中止，问题出在对面席位上的花枝身上，她正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渡樱，似乎在说：偷听别人的谈话是不道德的。而花枝不想直接指出这个问题。她突然把目光缓和下来，若无其事地开始对渡樱说话。如果方式不当会给人一种勉强的印象，但花枝的语调当中没有做作之感。并且，用一种不允许作出含糊回答的真诚，谈论着似乎能够引起渡樱兴趣的话题。对于这一点，渡樱多少有些反感，但她马上就被谈话内容吸引过去。因为花枝谈论的是有关“异变”记录的问题，但并不是在绘声绘色地谈论有关事实，只是淡然无奇地列举官方记录带有的根本缺陷以及记录的客观性。正因为如此，渡樱很感新鲜。她抑制不住兴奋，探着身子倾听。她有一种真切的感觉，似乎以往感到漠然的疑问逐一得到了解决。

然而，花枝的说明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说明总体情况之后，花枝中断了谈话，反而向渡樱提出了问题的本质如何的问题。而且，并不满足于渡樱简单地重复花枝的说明，就像要判定渡樱的理解程度一般，提出的问题没有丝毫姑息迁就的成分。

对渡樱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道旧事重现的风景。从孩童时代开始，母亲总是如此，一开始先说明一下梗概，然后就叫渡樱用自己的话进行叙述，借此掌握不足部分，然后再作重新说明。花枝嘴上作的是最低限度的说明。她采取的态度是，如有不懂之处，先自己整理论点，然后再行提问。

渡樱热心地连续说着。至此，花枝转换成了听者，只能对渡樱的话随声附和。但是，一到关键部分，她便会敏锐地指出要点；谈话走题的时候，她也不忘修正方向。看

来,与其说她是位听者,不如说她是业务熟练的教师。

当她回过神来,餐厅里的人已没有踪影。渡樱疑惑地搭眼看一看墙上的钟,深深吸了一口气。转眼之间,时光已经接近深夜,光顾着说话,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渡樱心怀歉意地环视一下左右,所有的桌子都收拾得一干二净,唯独她们母女面前还放着餐具。厨房里边早已没有人影,电灯已经熄灭,也不好随便进去清洗。正当渡樱不知所措的时候,花枝却毫不在意地说道:“马上就该准备夜餐了。等厨房来人,我们也走吧。”

渡樱歪头沉思一下,她知道工作繁重的乘务员要在较晚的时间使用夜餐。然而,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的时间不对,据她所知,时间应该更早一些。而且,更加奇怪的是,刚刚到达这里的母亲竟然如此了解舰上的情况。

正当渡樱莫名其妙之时,厨房内部发出了有人的动静。电灯马上点亮,传来了摆放餐具的声响。不过,并未开始正式炊事作业,工作人员似乎也只有二人,好像只是在准备便饭和热汤。

渡樱认为这大概是为首相等政府要人准备夜餐。现在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们大家好像还在办公,虽然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是事态肯定相当重大。工作人员背朝餐厅,双手不停地忙碌着。

见此情景,花枝轻盈地站起身来,敏捷地收拾好餐具,径直送到厨房窗口,并且就餐具送还过晚一事,礼貌地向工作人员致了歉意。渡樱半欠着身子看着这一切,花枝的手脚麻利异常,自己眼睁睁地失掉了帮忙的机会。花枝进而又向厨房里边说了些什么,工作人员以一种心领神会的神情回答说:“那就拜托了。”然后,又搭眼看一看钟,随即补充道:“还有十分钟左右。”一切到此结束。花枝微微施礼,转身背离餐厅,先行快速离去。

渡樱急忙起身跟在后面。母女二人的客舱位于居住区域的一端。舰船的规模很大,但居住空间却小得不相搭配,狭小的房间让双层床占去了一半。所谓床就是个睡棚而已,高度已经不能再低,两位女性还算可以,男性乘客肯定感到非常憋屈。

花枝不浪费一点时间,她从打开的行李中取出电脑,连接到写字台的终端之上。好像是进入了舰内的局域网,启动后不久便要求口令。“我用你的名字申请一个假定ID。不过,你的活动权限只在一般领域。我认为这个领域也能接收到对外公开的信息,至少什么舰船参加这次祭奠仪式是可以了解得到的。”花枝一边敲击键盘一边解释,然后转身面朝渡樱:“我知道你对‘异变’记录很感兴趣,也知道你对现有记录并不满足。不过呀,对于你的想法,我有一点点异议。当事者也不一定都能留下准确的记录。虽然你那种观点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冷静,要客观地观察对象。我认为,应当把当事者的视角和旁观者的客观结合起来,除非这种人物不能成为公正的